深山弥香

□胡 玲

汽车从惠东县白盆珠镇上山，绕着宽阔平坦的盘山公路不断环行，到达山顶时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个村庄出现在视野中。我和友人走下车，一幅鲜活的中国山水画铺展面前，深谷静谧，山峦叠翠，树影婆娑，一座座明净亮丽的小洋楼矗立于山脚下。我心中忍不住感叹：原来深山里还藏着这样一片绝美的净土。

欣赏着沿途世外桃源般的美景，我们漫无目的地前行，路边的指示牌显示这个小山村的名字：横瑶村。没走多远，看到一个名曰“吉祥山庄”的庄园，几栋淡粉色的楼宇高低错落，与周围的青山和绿荫形成层次分明的色彩对比，仿佛童话世界里典雅的城堡。走进庄园，沿着碎石子小路向前，闯进一片绿色的海洋中，无边无际的树林里生长着不认识的陌生树木，树干笔直，枝条苍劲，叶片细密，温柔的秋阳照在树上，碧绿光润的叶片上跳动着金色的光晕，像一树一树的碎金子，让人看着就欢喜。

一个人影从树林中走来，他身形微胖，浓眉大眼，黝黑的脸上带着憨厚朴实的笑意。他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，和我们攀谈起来。原来他是这座庄园的主人，名叫钟锦祥。钟大哥亲切且健谈，交谈中我们得知，这片树林全是他种植的沉香树。我们穿行在沉香林中，他讲起了种植沉香的故事。

钟大哥是土生土长的横瑶村人。以前的横瑶村，地处偏远，贫穷落后，他从小的愿望是走出这片穷山恶水，去看外面世界的繁华。1995年，他只身前往深圳闯荡，卖过豆腐，修过车，一路摸爬滚打，后来开了两间超市，凭着山里人吃苦耐劳的精神，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，让他感到一些疲惫，人到中年，久在异乡，他愈发思念故土家园。2003年，他毅然回到家乡，因祖上是行医的，儿时接触过沉香，知道沉香是名贵的药材和香料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他决定种植沉香。

种植沉香并非易事，种植过程中，钟大哥遇到不少难题。沉香林开路时，遭遇山体滑坡，导致别人家的祖坟被埋，人家过来吵闹，他亲自上门赔礼道歉，又给予了经济补偿，才取得别人的谅解。最初的几年，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，存活的沉香树极少，损失惨重。沉香树一般要经过数年才能结香，周期比较漫长，他种的海南白木香，要八到十年才能结香，就算是新品种绿棋楠，也要三至四年才可结香，而且不是所有的沉香树都能结香，沉香树不结香的状况时有发生。各种波折和不顺朝他席卷而来，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默默咬牙坚持，把所有的家当和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沉香种植上。多年来，他坚守在大山深处，与沉香树为伴，过着隐居般的香农生活。

我走近一棵沉香树，看到斑驳的树干上满目疮痍，密布着许多圆圆的孔洞，仿佛一道道深深的伤口。钟大哥告诉我们，这是他们用电钻打的孔，行话叫“开香门”。沉香树原本没有香气，受到电闪雷击、风雨侵袭，被虫兽啃食和人为打孔后，干疮百孔，伤痕累累，为了疗愈和保护伤口，会分泌出油脂，与木材融合在一起，经过沉淀，在树干内凝结成深色的香脂，这就是“沉香”。我不由对这些沉香树充满了敬意，外界带给它们沉重的伤痛，它们却回报浓郁的芳香。

近年来，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在横瑶村的实施，村子旧貌换新颜，村民越过越红火，优美的生态环境，吸引来了八方游客，他看到了乡村广阔的前景，及时抓住了商机，将沉香林打造成观光、食宿、康养为一体的庄园。或许正因为他的这份执着，如今的他苦尽甘来，把沉香事业经营得红红火火。

钟大哥领着我们走进他的沉香生产厂房。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对沉香进行了深度加工，线香、盘香、沉香美容水、沉香沐浴露等各种沉香产品令人目不暇接。这些产品不仅畅销国内，还出口至日本、韩国等多个国家。

临近中午，钟大哥在餐厅宴请我们，山上的新鲜食材打造出满桌美味。其中一道沉香鸡引得大家一致好评，鸡肉爽滑细腻，紧实弹牙，满口余香。钟大哥说鸡放养在沉香树林里，以沉香叶和昆虫为食，所以味道鲜美，具有很高的食疗作用，也是客人们必点的菜。

餐后，我们围坐在茶台边聊天。钟大哥在铜香炉里点上一支自产的线香，香气缕缕冒出，既有花果的清新淡雅，又有如草木的深沉幽远，还有蜜乳般的香甜醇厚，令人心醉神迷。钟大哥泡好一大壶茶，用沉香树叶制成的沉香茶，茶汤金黄澄亮，呷一口，独特的味道在唇齿间缠绕，微有苦涩，带着淡淡的甘香，回味无穷。

清代纳兰常安《宦游笔记》有载：琪楠出粤东海上诸山，即沉香木之佳者，黄蜡沉也。横瑶村地处惠东海边的深山，气候温暖湿润的，特别适合沉香树的生长。俗话说：一两沉香一两金。钟大哥借助这片风水宝地，在沉香中找到致富的金钥匙，把沉香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。

秋风轻拂，深山处，庄园中，暗香浮动，这是大自然神奇的妙手调和的上等香芬。我们闻着香、品着茶，身心仿佛被洗礼一般柔和平静。此情此景，不正是我们向往的风雅生活吗？人如沉香，沉香似人，在生活中沉淀，在困境中升华，沉香树历经磨难，才能凝结成香，人沉下心来，才能收获芳香。

清欢茨菰汤

□宫凤华

霜天清寒，伫足故园苍老的卤汀河边，常见身姿窈窕的村妇，在水边采撷鲜嫩茨菰和菰蒲，其神态举止，洋溢着母性的柔静，弥漫古典意蕴。

苏中水乡，茨菰和荸荠、茭白、水芹、芡实、莲藕、莼菜、菱角一道被誉为“水八仙”。茨菰披一袭青衫，弥漫清新水汽，栖于水湄、沟汊、塘渠，有种婉约温顺的叙事风格。

茨菰的小白花从叶腋处抽出，大如浮萍，每朵三瓣，雪青花蕊，肥厚饱满。花色润白，纤秀脱尘，开得内敛自洽，似微型玉雕，少却娇嫩薄俏，足以承接夏天朗阔日照和风雨侵袭。

茨菰茎梗靛青，中空外直；叶似箭镞，亦如燕尾，风过处翩跹曼舞，颇具绅士风度。轻剥茨菰外皮，彰显出丰腴而清爽的肉感。

冷凝霜天，捧喝一碗茨菰咸菜汤，令人品咂出田园牧歌的温婉风情。水咸菜，茎黄叶乌，色泽诱人。茨菰取自屋后水塘，形如老农烟斗。水咸菜暗绿，茨菰片嫩白，色彩明丽。茨菰片质地清苦，口感微涩，嚼之粉嫩、脆刮，汤如奶酪，腾腾热气中，笑脸灿若桃花。

乡下村妇喜在咸菜茨菰汤里劈进几块嫩白豆腐，味道尤绝。开锅盛碗，拈进葱花蒜叶，香味直冲脑门。家人围坐粗纹木桌，吮喝热汤，聆听冷风吟唱的凄婉歌谣。咕噜声中，洋溢农家生活的愉悦和自足。大家直喝到打饱嗝为止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。

茨菰烧五花肉是经典的绝配。五花肉焯过切块，素油锅里捺煸，佐以葱段、姜片，料酒去腥，生抽提鲜，老抽蘸色，翻炒添水，中火焖煨，加几勺红糖或冰糖慢煨。揭锅盛碗，扑进蒜花。此时，肉块嫣红香艳，醇软不腻，茨菰圆润甘美，滑糯酥烂，“独角辫”造型绝妙。肉块吸附清气，消去荤腥，茨菰浸润油脂，滋润粉糯。搛食，令人齿颊留香，满脸春色。

清炒茨菰青蒜，最是佐酒下饭。搛食青蒜茨菰片，吸啜热腾稀粥，寻常日子风生水起。清炒茨菰盛在白瓷盘里，青白鲜明，入口清鲜爽嫩，乡野菜肴自有一种清欢之味。喝一口山芋胡萝卜粥，糯软甘甜，最是暖心熨帖。

茨菰炒三鲜鲜美无比。茨菰片和上青蒜梗、卜页丝下锅爆炒。倒入精肉丝、生抽和豆瓣酱。盛盘上桌，举箸搛食，抿口陈酿，让人品咂出渔樵闲话、布衣往来的意味。

茨菰片杂烩汤尤其下饭。茨菰焯水切片，掺上泡发的肉皮、苏州青、小鱼圆、小青虾、牛肉片等一同倒锅爆炒，加水焖烧。最后撒上翠绿蒜花，蘸上椒泥香醋，直吃得鼻尖冒汗，真想吼几声刘邦豪情万丈的《大风歌》。

青霜敷地，常见街头巷尾有吆喝着卖茨菰的村妇。套着护袖，穿着高筒雨靴，娴熟地过秤装袋，动作一气呵成。茨菰湿漉漉、水灵灵，腆着圆鼓鼓的肚子斜睨着你，一副沉稳笃定的情状。夕光濡染，晚风清凉，人和菰相得益彰，如妙手偶得的水墨画。

我喜欢在老院龙缸里养几株茨菰，间以睡莲、铜钱草、菖蒲，绿意盈盈，清新古雅。或在案头清供几株茨菰叶和莲蓬，凸显那份骨骼清奇与乡野风情。茨菰骨感不羸弱，流泻蓬勃生机与活力，如同一个质朴谦和的中年人，内心盛满悲悯和乡愁。

冷冽霜天，煨茨菰汤，喝茨菰菜粥，煨的是一种情怀，一种清凉古意。雪沫乳花，蓼茸蒿笋，清欢意味，一如乡土诗意茨菰汤。茨菰和空旷的乡愁绾结一起，诱惑味蕾，牵动情思，带给我良多的温馨和慰藉。

古村晨韵

王小虎 摄

草木摇落露为霜

□戚思翠

“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露为霜”。每年公历10月23日前后，太阳抵达黄经210度时为“霜降”节气。“霜降”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八个节气，也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记载：“九月中，气肃而凝，露结为霜矣。”此时节，冷空气活动频繁，气温变化加剧，昼夜温差增大，夜间往往会降至零摄氏度以下，空气中的水汽凝华于地表与植被，便形成了细微的白色冰针或六角形霜花，冰清玉洁，晶莹剔透，美丽如画。

古人将霜降分为三候：一候豺乃祭兽；二候草木黄落；三候蛰虫咸俯。一候豺乃祭兽。《逸周书》里云：“霜降之日，豺乃祭兽。”又曰：“豺不祭兽，爪牙不良。”意思是说，此节气中豺狼开始捕获猎物，并以先猎之物祭兽，以兽而祭天报本也，方铺而祭秋金之义。如同人间新谷收获，用以祭天，以示回报，并以此祈祷来年风调雨顺。兽之义，亦为人之本也。二候草木黄落。秋尽百草枯，霜落蝶飞舞。秋天，西风漫卷，催落了叶，吹枯了草。逐渐寒冷的气候，将大自然所有的生命进行了一次次的严峻考验。翠减红消，雁影无踪。而人的情感，也进入深沉低谷。离愁别恨，萧风冷雨，尽展深秋之苦，触及人心。三候蛰虫咸俯。蛰虫也全在洞中不动不食，垂下头来进入冬眠状态中。此时的大自然，是一种冷寂之美。大地苍生，经过了生机蓬勃的春，风风火火的夏，收获喜庆的秋，生命的轮回，又进入了休眠的状态。蜂蝶不见踪迹，蛰虫无声，都为经历漫长的冬天而作准备了。那是以修行的姿态，期待着来年的新生。

古代文人留下不少关于霜降的美篇。《诗经》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。刘长卿的《九日登李明府北楼》：“九日登高望，苍苍远树低。人烟湖草里，山翠县楼西。霜降鸿声切，秋深客思迷。无劳白衣酒，陶令自相携。”白居易的《村夜》：“霜草苍苍虫切切，村南村北行人绝。独出门前望野田，月明荞麦花如雪。”杜牧的《山行》：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。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而李白的《静夜思》，则别有一番意境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此诗虽非霜降日所拟，但月是秋夜明，“疑”是地上霜，故照理也是写于深秋。天宇湛蓝，皓月当空，月色如水，诗人自然思乡心切，浮想联翩，乡愁浓浓。而虞世南说“竹开霜后翠，梅动雪前春”，“岁寒三友”松竹梅不畏寒霜酷雪的精神，给予人逆境中奋发的力量。

我故乡地处苏北里下河腹地，老家人在有霜的日子，喜用一个动词来形容霜的驾临，谓之“打”霜。还将立春叫“打春”，雷鸣叫“打雷”，闪电叫“打闪”，连衣服淋湿了也叫“打湿”……朴实逼真的方言，传承了原汁原味的原始生动。但对雪的称呼则不然，一般都叫“哈雪”（下雪的意思），也有叫落雪的。儿时的我爱雪，曾为雪打抱不平，问过母亲这个问题。母亲说，霜多好啊，胸怀坦白，光明磊落。不似雪，有点“阴阳怪气、躲躲闪闪”的，总是选择在天阴沉着脸的时候“下手”，看似飘飘忽忽，却让人很是压抑。而打霜的日子都是大晴天呀，它是夜半生长的精灵，到凌晨最为浓重，却又把自己置于阳光下“献身”了。

有农谚：“寒露无青稻，霜降一齐倒。”“霜降不割禾，一天少一箩。”在那物质匮乏粮食奇缺的年代，莫说少一箩，少一把都会让母亲心疼得要命！霜降至，正值“三秋”大忙季节，农人们满怀丰收的喜悦，趁着好天气，抢收金灿灿的稻谷。过去，老家有“立冬不种田小麦”之说，要赶在立冬前，油菜播下地，种麦刻不容缓。人们摘完棉花，拔回秸秆，整地打凼。“下半年不打凼，春上无指望”。庄稼人善于看霜识天气，初霜开始，便有条不紊地安排农事，“霜重见晴天”“霜打红日晒”“一朝有霜晴不久，三朝有霜天晴久。”天上繁霜降，人间秋色深。在秋霜的浸染下，漫山的红枫、梧桐装点着似锦的晚秋。霜，看似冷酷无情，附在瓜果蔬菜表面，却有益无害。看，满树红灯笼似的柿子，是晚秋一道靓丽的风景，霜后的柿子尤为光鲜、甜润；瞧，打霜后的青菜萝卜呀，吃起来也脆爽爽，甜丝丝的。那是岁月的回甘，浓霜的深情惠顾。

霜降至，天变冷，却浇灭不了人们对大自然的酷爱。那时，学校一律放“农忙假”，一周或十天半个月的。既助种田父母缓解农村大忙“燃眉之急”，又让孩子们体验“汗滴禾下土”“粒粒皆辛苦”的滋味。天才麻亮，大人们早就下田收割稻子了，临走前再三叮嘱家里的孩子们：别睡过头了啊，等会儿到田里拾稻穗，去迟就被人家拾光了！晨曦未露，广袤田野里就开始喧腾了，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，像赶集似地集中到田地里忙乎起来。大一点儿的孩子懂事、勤快，能帮父母割稻谷，捆稻谷，扛稻把；很小的孩子边拾稻穗，边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，玩得不亦乐乎！碰到稻禾上的禾虾（稻蝗）“呼”地一声飞起来，他们会快速地追赶过去，小手儿迅猛一抓，眨眼工夫，一只飞跃灵活的小禾虾就被收入囊中。天大亮时，家中猫犬鸡鸭也摇着尾巴赶到田里凑热闹了。镰刀的嚯嚯声，大人的说笑声，小孩的嬉闹声……奏响一支秋收大忙的乐曲，飘荡在村庄上空。

记得那时候，老家人爱把较重的霜叫作“白头霜”。在乡村泥路上，常常可以看见那一径一夜白头的野草，那地面上一层晶莹透亮的白霜。土屋上的黑色麦秸草也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清冷与美白。放眼望去，庄稼田里白茫茫的一片。经过田边，总能看见霜华如花，开得密密麻麻。可待走近看时，这些花仿佛一下子凋谢殆尽，只剩下连成片状的白色颗粒，飘飘洒洒地覆盖在泥土上面。但走远了再看，草色如旧，一朵朵晶莹素色小花儿插满了田野、丘陵，美得如画一般。霜，这个神秘而可爱的精灵，是对大地的礼赞，对秋叶的赞美，是对小溪、小河那薄薄冰块的成全。暮秋之美，不在花的绚丽，而在叶的斑斓，在水的亮亮闪闪。平素不曾注意到的树木、花草、溪流，到了这季节，“摇身一变”，换上新装。一切的一切，诗情画意，美不胜收。

如今，身居异地都市的我，再也寻不见儿时的“霜美”图画。但每逢霜降时节，我会千方百计在自家“空中菜园”里，快摄一幅幅霜与植物约会密语、甜蜜滋润的幸福画面。霜降，就是诗的节气，是画的节气。当霜凝大地，漫山红遍，秋天，积蓄了一生的能量，捧出她生命最后的杰作，纵使叶落归根，化为泥土，亦义无反顾。

烟雨东江（十七）

□牟国志

（接上期）再说何云彰在山下凉棚里，凉茶是喝了一碗又一碗，吃了香蕉，又吃了菠萝，左等右等，还不见浩天归来，甚是着急，以为浩天遭遇不测了，正想也往山上闯时，忽见一队人马簇拥着一顶小轿，急急地从山上下来。

待人马快到跟前，何云彰起身去看时，忽见前头一人小跑过来，躬身就拜：“晚辈李彪，见过老前辈！”

何云彰大吃一惊，忙拱手回礼：“哦，是李头领啊！不敢不敢，让老朽受宠若惊了！”

何浩天也走了过来，说：“伯父，前嫌已经冰释。李头领是特地来接您上山叙旧的。”

何云彰闻言大喜，连说：“那就好了，那就好了！”遂上了轿，一行人又浩浩荡荡地上了山。

到了山寨，李彪吩咐杀鸡宰鹅，大摆宴席，与众兄弟一起为何云彰叔侄接风。一时间，觥筹交错，欢声四起，好一个情笃笃意绵绵之乐哉！

席间，李彪再次向何云彰表示了歉意，道：“多亏浩天贤弟猛击一掌，振聋发聩，使我幡然醒来，不然这过节继续下去，便会酿成大错啊！”

何云彰道：“前嫌尽释就好了，本就是一家人。只望今后互相多些照应，老朽虽然不才，但凡有用得着老朽之处，自当在所不辞。”

李彪道：“那是那是，晚辈这里也会如此。前次所劫之船、货，这两日必当完璧归赵。而从今以后，博罗而下之几十上百里水域，我将告诫兄弟，对惠州商会的所有商船，绝对秋毫无犯！”

何云彰抱拳致意：“谢谢，谢谢！李头领之大德，云彰代惠城各位商贾大佬，在此深表谢意了！”说着，何云彰从随身所带的包袱中取出一个小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五根金灿灿的金条和一张五百两的银票。何云彰说：“我知道山上经费紧张，这几根小黄鱼和这张银票，是我东江商行和惠州商会对山寨的一点资助，还请李头领笑纳。”

李彪赶紧推辞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老前辈这样，真要羞杀李彪了！”

何云彰道：“李头领休要推辞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！而今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，只望你们能以安天下为己任，拯斯民于水火。所以这点心意，你是不能推辞的。”

一番话说得李彪心潮澎湃，便将小盒子接了过来，道：“谢谢前辈厚爱！李彪这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！”

何云彰道：“我对你们有两点要求。”

李彪说：“前辈请讲。”

“一是不要滥杀无辜。二是不要戕害百姓。”

李彪道：“我一定牢记老前辈的教诲！”

酒至半酣，李彪对何浩天说：“贤弟呀，我李彪佩服的读书人不多，您算是一个。看您今天临危不惧，大义凛然，不卑不亢；说起话来绵里藏针，有理有节，愚兄是心服口服，甚为感佩！”

何浩天谦虚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兄台过奖了！”

李彪道：“贤弟不必过谦。愚兄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贤弟可否接受？”

何浩天道：“兄台请讲。”

李彪道：“贤弟有经天纬地之才，不干一番事业可惜了！愚兄想请贤弟屈尊来我山寨，担当军师之职，与愚兄一起叱咤风云，共享荣华富贵！”

何浩天抱拳致意：“甚谢兄台厚爱！只是，愚弟乃一介书生，胸无大志，自甘平庸。凭着读过一点诗书，只想为弟子授业解惑，挣几文束修，能养家糊口而已。况且，愚弟懒散惯了，断受不了军纪帮规的约束。所以，万万不敢从命，还望兄台见谅！”

李彪听了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人各有志，贤弟如此，愚兄就不勉强了。”

……

那天，李彪的山寨上如逢年过节般，主宾互敬，高潮迭起，直到夕阳西下，才席终人散。李彪派出了一帮得力兄弟，一路护送何云彰叔侄回惠城。

第二天，东江商行的船与货送回到惠州，还附上了一些珠宝和古玩字画。

从此以后，凡东江商行及惠州商会运往广州的货物，一路均畅行无阻。李彪常常单独潜往水东街，到东江商行找何云彰、何浩天饮茶聊天，相互间的一些困难，很快就得到了解决。何云彰二人也时不时到山上走一走，尝尝林中野味，饮点乡间米酒，彼此之间成为志趣相投的好朋友。

第八章
鹤驾天国悲长祭
魂归西山佑子孙

清同治年间，何云彰病逝了。

何云彰的去世，享尽哀荣。本来，按照逝者生前的嘱咐，一切都要从简的，但何云彰为人实在太好，商界政界、亲朋好友都认为一定要操办一下，以缅怀逝者，寄托哀思。何云彰的夫人和儿子们拗不过大家，这才答应设个灵堂，供大家祭拜；顺便做个法事，超度一下亡灵。

灵堂设在何家大屋的厅堂。正中挂着何云彰的遗像，用黑纱衬托。门口挂出用土纸连接剪成的串纸，名曰“发丧”。何云彰的遗体停放在大厅中央。屋内摆有榄、糖块、纸钱香烛，以及“祝居早安”白毛巾。又砍来青竹两根，去掉枝叶，放在遗体两边，作为梯子，可以一步一步爬上天去。又将一对灯笼吊挂在门前。灯笼用白纸粘糊，用蓝色水写字，一边写一个大大的“何”字，一边写享寿六十有五。按本地俗例，死时多少岁，男的加三岁，女的则加四岁，“死人报大数”之俗，就是这样来的。（待续）